

我,走在你的后面

邱仙萍

小禾读初中时,我发现手腕已经掰不过她了,自此,我对她就客气很多,那个时候,她的想法是拯救世界和宇宙,有一天半夜,不知怎地坐在窗口啪嗒啪嗒掉眼泪。我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末了,她说了一句:“所有的思想,在提升之前,都要大哭一场的。”高中她去了上海,从这开始单飞,从杭州到上海,从香港到伦敦,两人之间的话题话风,也是从现实走向魔幻。

一开始的画风,总是和吃的有关系,在香港读书的时候,她和同学排队买了演唱会门票到深圳卖了,赚了几千元钱,大吃了一顿海底捞。到伦敦后,有一次问我:“我们没钱哈,如果有钱,我在伦敦就可以买一只烤鸭,现在不敢多买,只能买半只。”我说:“什么话么,不就是一只烤鸭吗?这个鸭子总吃得起的,买买买。”小禾说:“半只鸭子15英镑,一只鸭30英镑,大概就是近300元人民币。”我说:“你这个孩子,又不是赶马车,吃一只烤鸭吗?要到海边扛麻袋包吗?半只鸭足够了,吃一只鸭还不撑坏了。”

年三十我们各自一方,我问她:你在伦敦孤独吗,有没有一种在异国他乡漂泊的感觉? 席慕容就曾写过:“从回家的梦里醒来,布鲁塞尔的灯火辉煌。

我孤独地投入人群中,人群投我以孤独。”她说:“那都是你们大人的幼稚和矫情。”

这两年,我们讨论的话题有点像疫情时期的小区保安,问的都是直击灵魂深处的终极哲学: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有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走路发微信总会磕磕碰碰,我问小禾这是为什么,她说因为我的智商是100分。我很高兴,以为自己得了满分。然后她说,100分就是正常及格的分数,这样的智商一个时间段只能做一件事,走路不要发微信,同一个时间就思考一个问题。

有一阵子,各种事情纷至沓来,我和小禾说我肯定得了抑郁症。她问我如果现在给我一个亿,我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我说那肯定乐坏了。她说,那不就是抑郁症,得抑郁症的给一个亿还是会不高兴,你这是遇到问题了,就像渠道里的水被堵了,等困难解决就好了。我又问小禾,我觉得我的人生很悲凉,怎么没有遇见一个爱我的人。她说,爱情这个事情,是要看缘分的,是两个人的事情,你不能强求别人,而且不能一天到晚把这事挂在嘴上,欲速则不达。我问她,你读大学怎么不谈个恋爱呢?她说:“我们计算



黑夜的精彩

海天摄

机和计算机的人,不会来电。不像你,几首歌几束花,爸爸当初就把你骗到手了,幼稚。”

我和她每次去日本,都喜欢去那些人烟寥寥的乡间小路。清晨的路径旁,逶迤着不着边际的棵树,温柔而静谧,散发着古老的木质清香和恬淡的气息,薄薄的花瓣上覆盖着昨晚的露水或雨滴。一阵风过,樱花如雪一样在空中飞舞。一树又一树的樱花,压



低的枝丫倒映在水面上,一时分不清这树是长在水里还是岸上。穿着婚纱的新娘倚靠在桥上的扶栏边,和桥头的新郎遥遥相望。真的应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我很感慨:人到中年,韶华已逝,岁月苦短,这樱花祭太让人悲伤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那么短暂和遗憾,当初的梦想,就像天涯的星星。我们在游泳,但是游了一半,却发现再也上不了岸。小禾却不以为然:“凋零并不是意味着死亡,即使凋零后

的樱花,依然可以通过各种手法保留它的色、香、味,还是鲜艳美丽,楚楚动人。你们中老年人就是喜欢感慨,想做什么事情,任何时候都不晚,野百合不也有春天么。”

“今年我们是毕业季,别人问我们毕业了干什么,是工作还是考研,考研考哪里,读什么专业,我真的回答不上来,我只知道,我们像一条船一样,还没有考虑好驶向哪里,就暂时停泊在一个港口。”

小禾在港大读了一年数学专业,后来又申请了帝国理工的计算机专业。因为疫情回国,本来研究生和本科连读的学业,她自行选择了本科先毕业,研究生再申请别的专业。我忧心忡忡地望着她,小禾开导我:“作为家长,你们真的不要为孩子去操心什么,总能自食其力的。当初我就会在港大读完本科或研究生,拿个户籍,我的孩子今后申请大陆名校就容易多了,为了下一代牺牲自己的想法,没有意义,你们只要考虑过好自己的

人生就行了。”

几乎从初中开始,我们一直疲于奔命,总是忙着从一个车站奔到另一车站。读了大学后,小禾三年年夜饭都是一个人在汉堡和水饺中度过的。大学四年,没有穿过一次裙子,没有谈过一次恋爱,没有好好地去看一段风景和旅程,一直像飞速旋转的陀螺一样,没有时间去思考和停留。

但是,生活,毕竟是需要一些逗留和放空的。杭州最美的是秋季,断桥的残荷支棱着灰黑的身子,像是一把把扯断弦的琵琶。北山路上飘落的法国梧桐叶,在地上翩跹起舞,跳的是春花秋月的曲子。小禾对我说,秋季你好好去看看西湖吧,那满地的爱与哀愁,也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与不幸在暴雨中洗涤清静。在人的灵魂得到永恒的宁静之前,必须将自己的内心注满感恩。我时常惊异于所有的飞鸟,用无限崇敬的眼神仰望它们,这自由的印象永远难以忘怀。

我认识一位有趣的老人,尽管他八十岁多了,但他对生活的热爱不减当年。他每天晚饭时打开电视机戏剧频道,欣赏着苏州评弹。一顿晚餐可以消磨二三个小时。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没有选择,不得不过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一样也没有选择,不得不走。我们唯一能做主的就是让每一天少生气,多快乐,与相处愉快的人多聚会,远离小人,心静闲适地活在当下,优雅地慢慢老去。

1991年9月30日早上7点,“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信息台”,一个崭新的广播呼号响起在上海的上空;几个月内,北京、成都、南京等几十个城市的交通广播争先恐后、脱颖而出。如今,交通广播已经成了100多个地区、城市广播频率的新选项。

30年前,我和我的同事们创建了中国第一家交通广播。今年9月30日,是上海交通广播30岁的生日,也是中国交通广播30岁的生日。

1991年5月13日,我接到筹建交通广播的任务,现状是:没有人、没有钱、没有先例……但是,10月1日一定要开播。上海交通广播筹建之初,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电台,筹建时总共两个人,开播后也只有五位采编人员。

我跟大家说:一个人,要有志气;一支队伍,要有士气;交通台,要有名气!

没有人,找“外援”,办活大事:交警总队是第一外援。交通台首先冲破了传统广播体制的封闭状态,采取与市公安局交警总队合作办台的方式,利用他们交通管理的信息网络收集信息,及时准确地对外发布,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除了交警总队显然还不够,还要找另外的“外援”,那就是,交通系统的各个行业、部门中的通讯员。最多时,交通台曾拥有200多名这样的专业通讯员,较好地保证了交通台全天14小时播出中内容、信息的需求。

这样的机制、这样一批“外援”,关键时刻更显示了独特的作用。

交通台开播当年的1991年12月27日,一场江南地区罕见的雪,给上海的道路交通和对外交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但是,它恰恰给刚开播不足三个月的交通台以大显身手的

机会。这场雪,使市区的徐家汇立交和漕溪路的上立交因路面结冰而封闭;刚通车不久的乍浦路桥封闭;金山黄浦江大桥关闭;到了下午,连通车才一个月的南浦大桥不得不关闭……交通台迅速将各种信息及时播发出去,并及时同公交公司联系,把各种公交临时调度信息、特别是南浦大桥关闭,多条大桥公交线路改走隧道的信息及时播发出去,担负起全市“空中调度”的角色,使市民在下班回家前得到准确、可靠“情报”,不致误事。

据第二天市道路交通指挥控制中心介绍,由于交通台有效的“指挥”,当天居然没有发生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这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交通台节目的专业性属性,要求节目设置突出即时性、连续性、地域性,以定时的交通信息作为全天节目的骨架;而交通台节目的服务特性,则巧妙地寓新闻的正确舆论导向于各类信息服务的传播之中,发挥了广播传播信息、引导舆论的积极作用。

为了使我们这样一个既没经济实力,又无人力优势的小台在激烈的竞争中争取听众,办出影响,我们认为不时地举办一些“花钱不多,投入精力不多,充分联合社会有关力量”的活动,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举个例子,交通台开播一周年之际,我们曾经搞过一次直升机在上海市中心上空的直播报道,影响很大。1992年10月8日上午10点,一架贝尔直升机载着交通台的主持人和有关技术人员,从江湾机场升空,沿共和新路、铁路上海站、静安寺、南京路、外滩、陆家嘴、延安路一线飞行,直升机所到之处的市民争相抬头观看这架红白相间的庞大飞行物在低空徘徊、盘旋……这是交通台为庆贺开播一周年而推出的特别节目“空中一小时”。交通台的节目主持人在200~300米的高空观察地面道路交通情况,并及时进行疏导,节目主持人的信息报道和指令通过中波648千赫的电波传送到驾驶员和市民的耳中。

这次空中直播开创了我国(大陆)广播史上第一次从空中进行直播的纪录;也开创了动用直升机从空中观察、疏导地面交通管理的纪录。

转瞬即逝三十年

秦从来



边看边聊

难辨方向圆沙路

郭树清

当年从长兴岛江南大道行驶至潘圆公路进入圆沙路时,明明是南北方向的路,而当地居民称是东西方向的,让人茫然,这对于初次来这里不知情的人,还容易误解为当地老乡故意误导外地人呢。

为何在同一条路上两地人说的方向却截然不同呢?笔者带着这一疑问,查阅了圆沙的有关资料和走访了当地居民,终于解开了这个谜,也消除了误解。原来,如今的长兴岛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由瑞丰沙、石头沙、潘家沙、鸭窝沙、金带沙和圆圆沙组成,各沙岛之间都被水道隔开成独立小岛,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逐渐连成一体,称为长兴岛。圆沙位于长兴岛最东南边,临近横沙岛,呈椭圆形而得名。

然而,160多年前的1854年圆沙还是刚露出水面的荒岛,又过了30年涨塌之后,1909年先民们在这里围海造田时,就地取材,用生长在滩涂上的芦苇和茭白草等,在沿岸搭起“环筒舍”“滚筒厅”作为简易居住的房屋,安营扎寨。江边岸堤是呈土圆形,他们将简易草屋搭建在沿岸的朝阳方向,以确保温暖夏凉和遮风挡雨。因此,所盖的草房无规则地沿椭圆形的岸堤搭建,有朝南向的,有朝东南向的,有朝西南向的,连朝东北向的,都习惯地将它们称为能见到阳光的朝南屋。后来岛上开挖的河沟和修筑的道路也无规则地随房屋和堤岸的方向自然弯曲,方向的称谓也按照房屋和堤岸的习惯叫法而定。从此,习惯成自然,加之海岛闭塞,这一习惯代代相传,始终不变。其中最典型的是那条约3公里、河面宽约4~5米的鳊鲤港,弯弯曲曲十多处,从圆沙的东北角至西南角,穿越整个圆沙,形似一条巨大的鳊鲤静伏在岛上,鳊鲤港由此得名。这条实质是东北至西南走向的港,当地人称为东西港。

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尽管岛上居民的住房由草房演变成砖瓦平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岛上几乎家家户户从砖瓦平房建成精美的楼房别墅。近年来,新农村建设中,对这里的河沟、村路进行人工改造,减少了弯曲和偏差,校正了方向。但岛上居民祖祖辈辈自然形成的根植于人们心中那纯朴的传统习惯却依然不变地延续至今。

2021年的夏天不同寻常。8岁的球球非常忙。她要参加好几场“儿童唱红歌”“儿童唱经典儿童歌曲”的比赛,参加学沪剧的汇报演出,完成舞蹈考级、朗诵考级、声乐考级、硬笔书法考级……

球球曾和爸爸一起参加了上海市“百姓唱歌大赛”总决赛,父女俩一首《歌唱祖国》,获得台下一片掌声,球球走下台,一位评委老师上前拍拍她的肩说:“小朋友你的音很准,不错!”当时感觉良好,最后拿到三等奖,球球怪爸爸不努力,没唱好。一个学期期间,球球学会了十多首儿童红歌:《万水千山》《烽火小英雄》《南湖的小木船》《红领巾在党旗下成长》《红星歌》。“奶奶,你马

上跟我讲《鸡毛信》的故事,讲讲‘嘎子哥’的故事,还有‘小英雄王二小’的故事。”球奶奶听到孙女的这个要求,开心极了。奶奶说,全社会应该注重下一代的社会情感教育。不能让我们的孩子只以为奥特曼、佐罗、蜘蛛侠、圣斗士是勇敢、强大的“英雄”,还应知晓中华民族小英雄的故事,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才能继承和弘扬民族精神、传统美德。

听了花木兰的故事,球球崇拜这位男扮女装、替父从军赶走侵略者的古代民族女英雄。球球参加“《东方最美的红》快乐阳光少年儿童歌曲电视大赛上海赛区总决赛”,演唱《木兰女孩》。两段歌词中间,球球朗诵心声:“古有木兰替父从军,巾帼不让须眉。今

有妙言高唱木兰,木兰精神永相传。”台上“木兰装束”的球球铿锵有力地唱着“很久很久以后,女孩个个是木兰,爱国爱家好少年,山河如我美容颜”,英姿飒爽。

学艺过程也是不断成长的过程。老师教球球唱沪剧《星星之火》选段。“包身工”啥意思?为什么小珍子小年纪就要打工?听了故事,球球知道,因为受日本侵略者的欺压与压迫,小珍子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学会了《星星之火》母女对唱选段,球球一人饰两个角色,把小珍子与母亲隔墙不能相见的情感声情并茂地表演出来。

沪剧大汇演,球球请爸爸、妈妈、奶奶和奶奶的妈妈“太太”一起观看。两小时的节目,球球要换

三次妆:沪剧表演唱《江南雨》中的小姑娘、《星星之火》中的小珍子、《芦荡火种》中的阿庆嫂。90岁高龄的太太看完全场很惊奇,怎么小孩子们都会唱传统的沪剧剧目?扮演得还像模像样的。真是了不起。

球球家并没有因此“歌舞升平”。每当球妈厉声训斥球球学习不自觉时,母女俩争吵声会逐浪高,请出球爸当裁判。爸爸老话:“球球读一年级了,学艺的项目必须砍掉几个。”沪剧、唱歌二选一,舞蹈、写字二选一,集中精力学好语数外!”母女俩立马停战,她俩都舍不得割爱。球球求爸爸:“我都喜欢,我要学!”最后达成一致:学校的各科学成绩必须在90分以上,学艺活动才能照旧。

七夕会

养育

球球学艺

西娅